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樹情

話說寶玉正自發怔，不想黛玉將手帕子扔了來，正糊在眼睛上，倒嚇了一跳，問：「這是誰？」黛玉搖著頭兒笑道：「不敢，是我失了手。因為寶姐姐要看獸雁，我比給他看，不想失了手。」寶玉揉著眼睛，待要說什麼，又不好說的。一時，鳳姐兒來了，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，約著寶釵、寶玉、黛玉等看戲去。寶釵笑道：「罷，罷。怪熱的，什麼沒看過的戲，我不去。」鳳姐道：「他們那裡涼快，兩邊又有樓。僮們要去，我頭幾天先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，把樓上打掃了，掛起簾子來，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，纔是好呢！我已經回了太太了。你們不去，我自家去。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！家裡唱動戲，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。」賈母聽說，就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和你去。」鳳姐聽說，笑道：「老祖宗也去，敢仔好，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，你在旁邊樓上，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，可好不好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！」賈母因向寶釵道：「你也去，連你母親也去。長天老日的，在家裡也是睡覺。」寶釵只得答應著。

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，順路告訴王夫人，要帶了他們姊妹去。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，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，早已回不去的；聽賈母如此說，笑道：「還是這麼高興。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，有要逛去的，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。」

這個話一傳開了，別人都還可以，只是那些丫頭們，天天不得出門檻兒，聽了這話，誰不要去？就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，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。因此，李紈等都說去。賈母心中越發喜歡，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。不必細說。

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，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，人馬簇簇。那底下執事人等聽見是貴妃做好事，賈母親去拈香，況是端陽佳節；因此，凡動用的物件，一色都是齊全的，不同往日。

少時，賈母等出來。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，李氏、鳳姐、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，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。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、鸚鵡、琥珀、珍珠、黛玉的丫頭紫鵑、雪雁、鸚哥，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，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，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，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，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，外帶香菱，香菱的丫頭臻兒，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，鳳姐兒的丫頭平兒、豐兒、小紅，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，奶子抱著大姐兒，另在一輛車上，還有幾個粗使的丫頭，連上各房的老嫗奶媽子並跟著出門的媳婦子們，黑壓壓的，站了一街的車。

賈母等，已經坐轎去了多遠，這門前尚未坐完，這個說：「我不同你在一處！」那個說：「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。」那邊車上又說：「蹭了我的花兒……」這邊又說：「碰折了我的扇子……」咕咕呱呱，說笑不絕。周瑞家的，走來過去的說道：「姑娘們！這是街上，看人笑話。」說了兩遍，方覺好了。

那街上的人，見是賈府去燒香，都站在兩邊觀看。那些小門小戶的婦女，也都開了門，在門口站著，七言八語，指手畫腳，就像看那過會的一般。只見一一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，一位青年公子，騎著銀鞍白馬，彩轡朱纓，在那八人轎前，領著那些車轎人馬，浩浩蕩蕩，一片錦繡香煙，遮天壓地而來。卻是鴉雀無聞，只有車輪馬蹄之聲。

不多時，已到了清虛觀門口。寶玉騎著馬，在賈母轎前，將至觀前，只聽鐘鳴鼓響，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，帶領眾道士在路旁迎接。寶玉下了馬。賈母在轎內，因看見有守門大帥，並千里眼、順風耳、當方土地、本境城隍，各位泥胎聖像，使命住轎。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。鳳姐兒的轎子卻趕在頭裡先到了，帶著鴛鴦等迎接上來，見賈母下了轎，忙要攙扶。可巧有個二三四歲的小道士兒，拿著個剪筒照管各處剪蠟花兒，正欲得便且藏出去，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。鳳姐便一揚手，照臉打了個嘴巴，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，罵道：「小野雜種！往那裡跑？」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，爬起來往外還要跑。正值寶釵等下車，眾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，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，都喝聲叫「拿，拿！打，打！」

賈母聽了，忙問是怎麼了。賈珍忙過來問。鳳姐上去攙住賈母，就回說：「一個小道士兒，剪蠟花的，沒躲出去，這會子混鑽呢。」賈母聽說，忙道：「快帶了那孩子來，別唬著他。小門小戶的孩子，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，那裡見過這個勢派？倘或唬著他，倒怪可憐兒的！他老子娘豈不疼呢？」說著，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。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，一手拿著蠟剪，跪在地下亂顫。賈母命賈珍拉起來，叫他不用怕，問他幾歲了。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。賈母還說：「可憐兒的！」又向賈珍道：「珍哥，帶他去罷。給他幾個錢買果子吃，別叫人難為了他。」賈珍答應，領出去了。

這裡賈母帶著眾人，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。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，忽見賈珍領了個小道士出來，叫人來帶了去，給他幾百錢，別難為了他。家人聽說，忙上來領去。

賈珍站在階上，因問管家在那裡。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，都一齊喝聲說：「叫管家！」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著帽子跑進來，到了賈珍跟前。賈珍道：「雖說這裡地方兒大，今兒僮們人多，你使的人，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；使不著的，打發到那院裡去。把小公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和兩邊的角門上，伺候著要東西傳話。你可知道不知道？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，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。」林之孝忙答應「知道」，又說了幾個「是」。賈珍道：「去罷。」又問：「怎麼不見蓉兒？」

一聲未了，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出來了。賈珍道：「你瞧瞧！我這裡沒熱，他倒涼快去了！」喝命家人啐他。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，就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。賈珍還瞪著他，那小廝便問賈蓉：「爺還不怕熱，哥兒怎麼先涼快去了？」賈蓉垂著手，一聲不敢言語。那賈芸、賈萍、賈芹等聽見了，不但他們慌了，並賈璉、賈璉、賈瓊等也都忙了，一個一個都從牆根兒底下慢慢的溜下來了。

賈珍又向賈蓉道：「你站著做什麼？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？老太太和姑娘們都來了，叫他們快來伺候！」賈蓉聽說，忙跑了出來，一疊連聲的要馬，一面抱怨道：「早都不知做什麼的？這會子尋趁我！」一面又罵小子：「紈著手呢麼？馬也拉不來！」要打發小廝去，又恐怕後來對出來，說不得親自走一趟，騎馬去了。

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，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，陪笑說道：「論理，我不比別人，應該裡頭伺候；只因天氣炎熱，眾位千金都出來了，法官不敢擅入。請爺的示下。恐老太太問，或要隨喜那裡，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。」

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，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「大幻仙人」，如今現掌道錄司印，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，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為「神仙」，所以不敢輕慢。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，太太姑娘們都是見的。今見他如此說，便笑道：「僮們自己，你又說起這話來？再多說，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！還不跟我進來呢！」那張道士呵呵的笑著，跟了賈珍進來。賈珍到賈母跟前，控身陪笑，說道：「張爺爺進來請安。」

賈母聽了，忙道：「請他來。」賈珍忙去攙過來。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：「無量壽佛！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？眾位奶奶姑娘納福！一向沒到府裡請安，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老神仙，你好？」張道士笑道：「託老太太的萬福，小道也還康健。別的倒罷了，只記掛著哥兒。一向身上好？前日——四月二日——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，人也來的少，東西也很乾淨，我說請哥兒來逛逛，怎麼說不在家？」賈母說道：「果真不在家。」一面回頭叫寶玉。

誰知寶玉解手兒去了纔來，忙上前問張爺爺好。張道士也抱住問了好，又向賈母笑道：「哥兒越發發福了！」賈母道：「他外頭好，裡頭弱；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，生生兒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。」張道士道：「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，做的詩，都好的了不得，怎麼老爺還抱怨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？依小道看來，也就罷了。」又歎道：「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，言談舉動，怎麼就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！」說著，兩眼酸酸的。賈母聽了，也由不得有些感傷，說道：「正是呢！我養了這些兒子，孫子，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，就只這玉兒還像他爺爺。」

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：「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，爺們一輩兒的不用說了，自然沒趕上；大約連大老爺，二老爺，也記不清楚了罷。」說畢，又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前日在一個人家兒看見位小姐，今年□五歲了，長的倒也好個模樣兒。我想著哥兒也該提親了。要論這小姐的模樣兒、聰明智慧、根基家當，倒也配的過，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？小道也不敢造次，等請了示下，纔敢提去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上回有個和尚說了，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，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。你如今也訊聽著，不管他根基富貴，只要模樣兒配的上，就來告訴我。就是那家子窮，也不過幫他幾兩銀子就完了。只是模樣兒，性格兒，難得好的。」

說畢，只見鳳姐兒笑道：「張爺爺，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，你也不換去，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，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！要不給你，又恐怕你那老臉上下不來。」張道士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瞧！我眼花了，也沒見奶奶在這裡，也沒道謝。寄名符早已有。前日原想送去，不承望娘娘來做好事，也就混忘了。還在佛前鎮著呢，等著我取了來。」說著，跑到大殿上，一時，拿了個茶盤，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，托出符來。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。

張道士纔要抱過大姐兒來，只見鳳姐笑道：「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，又拿個盤子托著。」張道士道：「手裡不乾不淨的，怎麼拿？用盤子潔淨些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只顧拿出盤子，倒唬了我一跳：我不說你是為送符，倒像和我們化佈施來了！」眾人聽說，鬨然一笑，連賈珍也掌不住，笑了。賈母回頭道：「猴兒，猴兒！你不怕下割舌地獄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們爺兒們不相干。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，遲了就短命呢？」

張道士也笑道：「我拿出盤子來，一舉兩用，倒不為化佈施，倒要把哥兒的那塊玉請下來，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和徒弟徒弟們見識見識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呢？帶著他去瞧了，叫他進來，就是了。」張道士道：「老太太不知道：看著小道是八□歲的人，托老太太的福，倒還硬朗；二則外頭的人多，氣味難聞；況且大暑熱的天，哥兒受不慣，倘或哥兒中了醃臢氣味，倒值多了。」賈母聽說，便命寶玉摘下「通靈玉」來，放在盤內。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，用蟒袱子墊著，捧出去了。

這裡賈母帶著眾人各處遊玩一回，方去上樓。只見賈珍回說：「張爺爺送了玉來。」剛說著，張道士捧著盤子，走到跟前，笑道：「眾人託小道的福，見了哥兒的玉，實在稀罕。都沒什麼敬賀的，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，都願意為敬賀之禮。雖不稀罕，哥兒只留著玩耍賞人罷。」

賈母聽說，向盤內看時，只見也有金璜，也有玉玦，或有事事如意，或有歲歲平安，皆是珠穿寶嵌，玉琢金鏤，共有三五□件。因說道：「你也胡鬧。他們出家人是那裡的？何必這樣？這斷不能收。」張道士笑道：「這是他們一點敬意，小道也不能阻擋。老太太要不留下，倒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，不像是門下出身了。」

賈母聽如此說，方命人接下了。寶玉笑道：「老太太，張爺爺既這麼說，又推辭不得，我要這個也無用，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，跟著我出去，散給窮人罷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話說的也是。」張道士忙攔道：「哥兒雖要行好，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，也到底是幾件器皿。若給了窮人，一則與他們也無益，二則反倒糟蹋了這些東西。要捨給窮人，何不就散錢給他們呢？」寶玉聽說，便命收下，「等晚上拿錢施捨罷。」說畢，張道士方纔退出。

這裡賈母和眾人上了樓，在正面樓上歸坐。鳳姐等上了東樓。眾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。一時，賈珍上來回道：「神前拈了戲，頭一本是《白蛇記》。」賈母便問：「是什麼故事？」賈珍道：「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。第二本是《滿床笏》。」賈母點頭道：「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。神佛既這樣，也只得如此。」又問第三本。賈珍道：「第三本是《南柯夢》。」賈母聽了，便不言語。賈珍退下來，走到外邊預備著申表，焚錢糧，開戲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在樓上，坐在賈母旁邊，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東西，將自己的玉帶上，用手翻弄尋撥，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。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，便伸手拿起來，笑道：「這件東西，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史大妹妹有一個，比這個小些。」賈母道：「原來是雲兒有這個。」寶玉道：「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著，我也沒看見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寶姐姐有心，不管什麼他都記得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，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他纔是留心呢。」寶釵聽說，回頭裝沒聽見。

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，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。忽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，他就留著這件，因此，手裡揣著，卻拿眼睛瞞人。只見眾人倒都不理論，惟有黛玉瞅著他點頭兒，似有讚歎之意。寶玉心裡不覺沒意思起來，又掏出來，瞅著黛玉訕笑道：「這個東西有趣兒，我替你拿著，到家裡穿上個穗子你帶，好不好？」黛玉將頭一扭道：「我不稀罕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既不稀罕，我可就拿著了。」說著，又揣起來。剛要說話，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續娶的媳婦胡氏，婆媳兩個來了。見過賈母，賈母道：「你們又來做什麼？我不過沒事來逛逛。」

一句話說了，只見人報：「馮將軍家有人來了。」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，連忙預備豬、羊、香燭、茶食之類，趕來送禮。鳳姐聽了，趕忙過正樓來，拍手笑道：「噯呀！我卻沒防著這個。只說僑們娘兒們來閒逛逛，人家只當僑們大擺齋壇的，來送禮。都是老太太鬧的。這又不得預備賞封兒？」剛說了，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女人上樓來了。馮家兩個未去，接著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。於是，接二連三，都聽見賈府打醮，女眷都在廟裡，凡一應遠親近友，世家相與，都來送禮。賈母纔後悔起來，說：「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，我們不過閒逛逛，沒的驚動人。」因此，雖看了一天戲，至下午便回來了，次日便懶怠去。

鳳姐又說：「『打牆也是動土』，已經驚動了人，今兒樂得還去逛逛。」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，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，回家來生氣，嘆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，口口聲聲說：「從今以後，再不見張道士了！」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。二則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。因此二事，賈母便執意不去了。鳳姐見不去，自己帶了人去。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因見黛玉病了，心裡放不下，飯也懶怠吃，不時來問，只怕他有個好歹。黛玉因說道：「你只管聽你的戲去罷。在家裡做什麼？」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之事，心中大不受用，今聽見黛玉如此說，心裡因想道：「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，連他也奚落起我來！」因此，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。要是別人跟前，斷不能動這肝火，只是黛玉說了這話，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：「我自認得你了！罷了，罷了！」黛玉聽說，冷笑了兩聲道：「你自認得了我嗎？我那裡能夠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你的呢！」寶玉聽了，便走來直問到臉上道：「你這麼說，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？」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。寶玉又道：「昨兒還為這個起了誓呢，今兒你到底兒又重我一句。我就天誅地滅，你又有什麼益處呢？」黛玉一聞此言，方想起昨天的話來。今日原自己說錯了，又是急，又是愧，便抽抽搭搭的哭起來，說道：「我要安心咒你，我也天誅地滅！何苦來呢？我知道，昨日張道士說親，你怕攔了你的姻緣，你心裡生氣，來拿我斂性子。」

原來寶玉自幼生成來的一種下流癡病，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，心情相對；如今稍知些事，又看了些邪書僻傳，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蘭秀，皆未有稍及黛玉者：所以早存一段心事，只不好說出來，故每每或喜或怒，變盡法子，暗中試探。那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，也每用假情試探，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，我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，都只用假意試探。如此兩假相逢，終有一真。其間瑣瑣碎碎，難保不有口角之事。

即如此刻，寶玉的心內想的是：「別人不知我的心，還可恕，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？你不能為我解煩惱，反來拿這個話堵噎我，可見我心裡時時刻刻白有你，你心裡竟沒我了。」寶玉是這個意思，只口裡說不出來。那黛玉心裡想著：「你心裡自然有我，雖有金玉相對之說，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人的呢？我就時常提這金玉，你只管了然無聞的，方見的是待我重，無毫髮私心了。怎麼我只一提金玉的事，你就著急呢？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這個金玉的念頭，我一提，你怕我多心，故意兒著急，安心哄我。」那寶玉心中又想著：「我不管怎麼樣都好，只要你隨意，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願的。你知也罷，不知也罷，只由我的心：那纔是你和我近，不和我遠。」黛玉心裡又想著：「你只管你就是了，你好我自自然好。你要把自己丟開，只管周旋我，是你不叫我近

你，竟叫我遠你了。」

看官，你道兩個人原是一個心，如此看來，卻都是多生了枝葉，將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遠之意了。

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，難以備述。如今只說他們外面的形容。那寶玉又聽見他說「好姻緣」三個字，越發逆了己意，心裡乾噎，口裡說不出來，便賭氣向頸上摘下「通靈玉」來，咬咬牙，狠命往地下一摔，道：「什麼勞什子！我砸了你，就完了事了！」偏生那玉堅硬非常，摔了一下，竟文風不動。寶玉見不破，便回身找東西來砸。黛玉見他如此，早已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何苦來，你砸那啞吧東西？有砸他的，不如來砸我！」

二人鬧著，紫鵲雪雁等忙來解勸。後來見寶玉下死勁的砸那玉，忙上來奪，又奪不下來。見比往日鬧的大了，少不得去叫襲人。襲人忙趕了來，纔奪下來。寶玉冷笑道：「我是砸我的東西，與你們什麼相干！」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，眉眼都變了，從來沒氣的這麼樣，便拉著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合妹妹拌嘴，不犯著砸他。倘或砸壞了，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呢？」

黛玉一行哭著，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，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，越發傷心大哭起來。心裡一急，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，哇的一聲，都吐出來了。紫鵲忙上來用絹子接住，登時一口一口的，把塊絹子吐濕。雪雁忙上來搥揉。紫鵲道：「雖然生氣，姑娘到底也該保重些。纔吃了藥好些兒，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出來了，倘或犯了病，寶二爺心裡怎麼過的去呢？」

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，可見黛玉竟還不如紫鵲呢。又見黛玉臉紅頭脹，一行啼哭，一行氣湊，一行是淚，一行是汗，不勝怯弱。寶玉見了這般，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和他較證。「這會子他這樣光景，我又替不了他。」心裡想著，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。

襲人守著寶玉，見他兩個哭的悲痛，也心酸起來。又摸著寶玉的手冰涼，要勸寶玉不哭罷，一則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裡，二則又恐薄了黛玉，兩頭兒為難，正是女兒家的心性，不覺也流下淚來。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藥，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搥著，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，各自哭各自的，索性也傷起心來，也拿著絹子拭淚。

四個人都無言對泣。還是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：「你不看別的，你看看這玉上穿了的穗子，也不該和林姑娘拌嘴呀。」黛玉聽了，也不顧病，趕來奪過去，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鉸。襲人紫鵲剛要奪，已經剪了幾段。黛玉哭道：「我也是白效力，他也不稀罕，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呢！」襲人忙接了玉，道：「何苦來？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。」寶玉向黛玉道：「你只管鉸！我橫豎不帶他，也沒什麼。」

只顧裡頭鬧，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，寶玉又砸玉，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兒，便連忙的一齊往前頭去回了賈母王夫人知道，好不至於連累了他們。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，也都不知有了什麼緣故，便一齊進園來瞧。急的襲人抱怨紫鵲：「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、太太？」紫鵲又只當是襲人著人去告訴的，也抱怨襲人。

那賈母王夫人進來，見寶玉也無言，黛玉也無話，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，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，說：「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，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呢？」因此，將二人連罵帶說，教訓了一頓。二人都沒的說，只得聽著。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，方纔平伏。

過了一日，至初三日，乃是薛蟠生日，家裡擺酒唱戲，賈府諸人都去了。寶玉因得罪了黛玉，二人總未見面，心中正自後悔，無精打彩，那裡有心腸去看戲？因而推病不去。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，本無甚大病，聽見他不去，心裡想：「他是好吃酒聽戲的，今日反不去，自然是因為昨兒氣著了。再不然，他見我不去，他也沒心腸去。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鉸了那玉上的穗子。管定他再不帶了，還得我穿了他纔帶。」因而心中□分後悔。

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氣，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，他兩個見了，也就完了，不想又都不去。老人家急的抱怨說：「我這老冤家是那一世裡造下的孽障，偏偏兒的遇見這麼兩個不懂事的小冤家兒，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。真真的是俗語兒說的『不是冤家不聚頭』了！幾時我閉了眼，斷了這口氣，任憑你們兩個冤家鬧上天去，我眼不見，心不煩，也就罷了。偏他娘的，又不嚥這口氣！」自己抱怨著，也哭起來了。

誰知這個話傳到寶玉黛玉二人耳內。他二人竟從來沒有聽見過「不是冤家不聚頭」的這句俗語兒，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，好似參禪的一般，都低著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兒，不覺的潸然淚下。雖然不曾會面，卻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，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，正是「人居兩地，情發一心」了。

襲人因勸寶玉道：「千萬不是，都是你的不是。往日家裡的小廝們和他的姐姐妹妹拌嘴，或是兩口子分爭，你要是聽見了，還罵那些小廝們蠢，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，今兒怎麼你也這麼著起來了？明兒初五，大節下的，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，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了，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。依我勸你：正經下個氣兒，陪個不是，大家還是照常一樣兒的，這麼著不好嗎？」寶玉聽了，不知依與不依。

要知端詳，下回分解。